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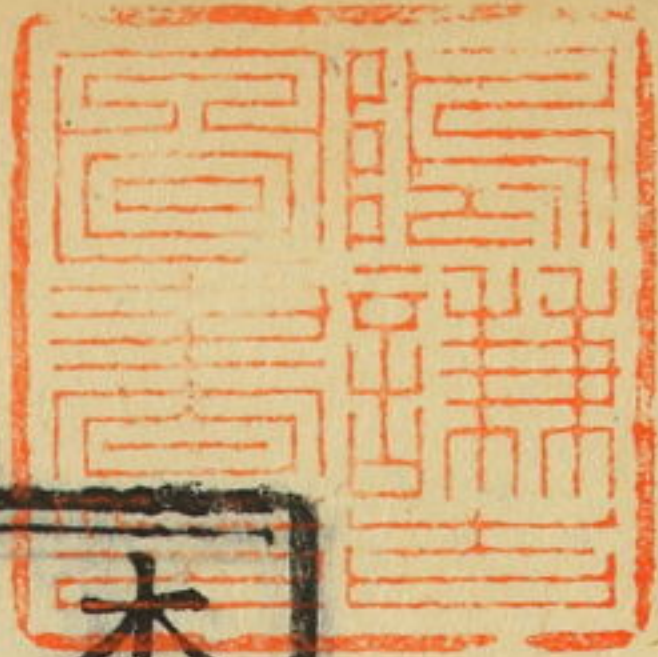


古朝文粹

16  
176  
2



門へ去16  
號 176  
卷 2



本朝文粹卷第一

賦

○天象

續月賦

以望在天ノ西ニ爲韻依次  
用之ハ二百ノ字 以上 爲篇

菅二品文暉

瞻彼新月有微其狀攬之不盈手皎皎之光  
未舒仰之則在眸纖纖之質可望若乃風吟  
中秋月沉西海伴星掄兮片影因茲而見隨



曆英兮孤姿於是乎在觀其以陰為位成象  
於天彼合璧之有始諒推輪于向前德也不  
孤暗知珠玷之未實物也有漸豫驗金魄於  
將圓及夫影倒秋江之浦光傾暮山之巔遊  
魚疑沉鉤於碧浪旅鴈驚虛弓於紫烟矧夫  
高秋易感良夜未眠窺仙娥之容輝尚秘綽  
約訝靜女之眉態空迷嬋娟士有一出重帷  
之內再拜庾樓之西慮就盈之所基慎終如

始悟忌滿之可法見賢思齊猶恠攀桂枝於  
遲暮獨遑遑而悽悽

同前

源英明

初月生暮夫曠未舒皎之影唯懸纖纖之狀  
遙仰漢曲無金波之能流漸挑簾帷有玉鉤  
之可望觀夫飛鵲猶慵喘牛何在踈於破鏡  
之姿寧見如珪之彩繼彼落月雖誠陰精之  
至微居此衆星遂知明德之百陪然則生魄

本朝少雅卷一  
忽爾分光環焉照臨猶薄於下土著明未暨  
於上弦娥眉嬋娟徒寫粧娃之黛鬼魄約略  
誰貌統扇之圓望之則在眼攬之不盈拳催  
遊心於秋霄庾樓猶暗馳清興於晚籟王船  
不前勿嫌微細於方寸之地欲期滿盈於三  
五之天懿乎清曼眇眇爽氣淒淒夕漏欲移  
雖翫片質於雲底夜境漸靜遂失孤形於山  
西又無仙娥之可伴吾情悄悄又淒淒

清風戒寒賦

以霜降之後戒  
為寒之備為韻

管贈太相國

風也淒涼歲夫徂邁彼號令之幽律乃陶鈞  
之警戒政平朝野欲偃蒼生以草從人襲德  
馨何負紫冕於蘭殿原夫明在天之懸象叶  
惟帝之仰觀大塊何以驗諸青蘋乍動庶民  
於焉見矣素節斯闋始雖殉末終可履端露  
往霜來其道如歸于成歲日徐月疾其行不  
輟于惡寒於是灰管罔違火星相守對蒼蒼

以感蕪葭尋凜凜而傷蒲柳土圭景急四騶  
 之驟無前沙漠雲遙旅鴈之賓在後既而遇  
 境神馳隨時意移龍鱗露凝推竹席於踈薄  
 鬼魄塵暗揖紈扇於別離物之周捨天亦施  
 為且失物我同生行藏迤至墜戶資始愧處  
 身之類昆蟲部家不違驚迴眼之見天駟未  
 從事以成功寧青躬而求備矧乎山則丹青  
 炳矣水則左右流之洞庭波白燕塞草衰俾

夫雲霧輕身窺列子之言駕辟泝授手問宋  
 人之不譚業歸有道功恐失時故能月令行  
 陽氣降風者沉也引颯然於大虛民者冥也  
 申欽若於窮巷至矣哉時屬委裘孰謂秋氣  
 如慘恩均挾纈非春白載陽蓋所以惜流年  
 以貧急景豈只失待堅冰而履早霜而已

春雪賦

以盈尺表瑞為韻

紀納言

長谷雄

雪之逢春深不過尺一時於山澗同色於沙

積。疑地而纔沒馬蹄。滿庭以漸封鳥跡。或逐風不返。如振群鶴之毛。亦當晴猶殘。疑綴衆狐之腋。觀夫皎然影亂。飄爾質輕。懸天有色。墜地無聲。埋園蔬而稚牙自沒。掩門柳而老絮相驚。乍助畫帷之夜光。縹帙自照。忽入粧樓而朝舞粉。匣盡盈。况亦搖颺於和暖之中。紛飛於烟雲之表。點人皆催二毛之年。拂窻未辨孤月之曉。褰花鉤而珠簾映。望畫梁以

玉塵繞參差。落水暗伴負冰之鱗。聚散遍林。欲閉宿巢之鳥。既而地毛肥土膏。施農畝。普液泉脉。遠被豈止宿墻陰。而夕寒忽能混郊外之濟氣。適在遲日之可樂。還知豐年之致瑞。

○水石

秋湖賦

以秋水無岸為韻。二百字以上成篇。

管贈大相國

有客在湖頭。日惟西暮年也。季秋策回積之

羸馬嘯不繫之虛舟於是商飈瑟瑟沙渚悠  
悠掬波浪以清心不求斗數望郵亭以問宿  
何暇枕流雖云行路之艱澁誠是卒歲之優  
遊觀夫物無二理義同一指其為性也潤下  
克柔其為德也靈長爰止感因事而發興遇  
物而起有我感之可悲秋無我興之能樂水  
况復齊而雲斷天與水俱窺潛魚以漁火疊  
逐歸鳥以釣帆孤山影倒穿表裏千里之翠

月輪落照高低兩顆之珠勝趣斯絕風流既  
殊世間希有天下亦無嗟呼意不相忘憂須  
以散叙旅思之所邊涯喻湖水之無涯岸者  
也

織女石賦

以臨水鑿形為韻  
百五十字以上成之

管三品

山兮有石漢也有屋一入工夫之意自成織  
女之形其體是奇如見天潢之曲其身可轉

猶立昆池之江原夫取彼堅操尚此貞心孤  
岑爲之被刻仙粧由其相尋不言而來送別  
洞庭之岸有容而峙將擬滇池之潯徒觀其  
鬱鬱而汎汎秀而森森空想河鼓以且眺亦封  
水鏡以下臨同於湄母之名其號惟女嫌彼  
望夫之化其志如娥不居釧門之阻嶮只在  
玉濱之幽深霜苔半侵自代帶裙之色浪花  
頻激暗動弄杼之音爾乃後金堤前碧水續

觚稜之狀貌留蒼茫之涯涘羅雲朝觸思機  
切於已成翠煙夕籠訝鑪香於不止泊夫涼  
風初至清波忽起群鳥刷羽寧非鵲橋之新  
架哉孤舟停棹常謂仙槎之未別矣嗟呼奇  
而如老拋而誰鑒魂神焉在空期七夕之不  
應歡形影何衰徒對一泓之可以鑑者也

○樹木

柳化爲松賦以影爲韻

紀納言



至脆者柳最貞者松何一物之各別忽一化  
以改容慙朽林之含靈羨老幹之為龍豈敢  
依依於陶人<sup>之</sup>種只須鬱鬱秦皇之封徒觀其  
翠帷新葉綠非故枝鄙彼愚夫之守株故不  
常其操類於君子之見善遂從其宜歲云暮  
矣風以動之悲衆芳之先落全孤節而不移  
唯期千年之偃蓋不見二月之垂絲彼雖遷  
變之在我誠任造化之云為若迺寒暑改節

星霜迭謝厭鳴蟬於嘶風之秋待栖鶴於警  
露之夜千丈凌雪應喻<sup>秋</sup>菴康之姿百步亂風  
誰破養由之射揔不知所以然而為然亦不  
知所以化而既化遂以在嫌如眉無思生肘  
獨能績子可充於仙客之餌何以看花被折  
佳人之手凡宇宙之內何奇不生天地之間  
何怪不有况被變化無窮何只在松與柳而  
哉

落葉賦

以秋風四起。脆。落有聲為韻。

紀齊名

炎涼倏忽。景物幹流。驚年花之云晚。觀木葉  
之正秋。觀其千里萬里。自西自東。輕如蕃籬  
之鶻。轉似古院之蓬。征馬鳴珥。秋踏仙珂。之  
雪。宿禽歛翅。夜栖一枝之風。其始也。飛非且  
千。落僅數四。霜白兮樹頂。老雨晴兮山顏。醉  
翻翻而自舞。半滿白沙之塘。索々而漫封。徐  
遍青苔之地。至彼涼氣半闌。爽籟初起。靜室

端居之妾。邊城遠行之子。素商早脆。一聲之  
朝。鴈驚。黃落相催。八月之寒。蟬滿耳。况復  
心悅然。怨緒蕭然。秋深行宮之裏。日暮空城  
之下。繽紛滿眼。頻拂翡翠之簾。散亂入聞。幾  
點鴛鴦之瓦。則知華以春榮。葉以秋落。感春  
秋之逆換。知盛衰之所託。不常其節。驗先衰  
於青楸。何守其貞。啜後凋於翠柏。方今飛而  
不歸。散而焉有。林園漏月。方已空。鷓鴣畏霜

而欲負嶧陽山之雲外露淡孤桐陶彭澤之  
門前烟暗五柳既而微寒至景氣清原野寂  
兮極目庭柯慨兮傷情洞庭湖幽水洗文錦  
之色上林苑冷嵐吹虫字之聲

○音樂

風中琴賦

以風融無聲應有信為韻限三百字以上

紀納言

有琴於是成韻乎風繞軫而施張不定抑微

以疾除通通琴之虚心待而無厭風之晦跡  
和而不同原失颯然而至忽焉而融凄其而  
自東自西鏗爾以乍斷乍續是知琴者納正之  
器風者通和之府故契起滅於感否致合應  
於虛無矧乎激聲只生乎彼契逸響不係乎  
我心靜室無人疑榮期之猶在空堂有語訝  
師襄之偷臨正吹潛來如加君子之德邪扇  
暗去似防庶人之遙自然而變宮變徵無別

於大音小音及夫天秋霜曉夜涼月明琴得  
風而危絃彌堅風加琴而苦調更清隨於一  
時之吹不隨新舊之譜任乎八節之弄不在  
乎律呂之聲若乃蕭蕭習習惡乎往而不諧  
翼翼洋洋惡乎在而不應入松易亂欲惱明  
君之魂流水不歸應送列子之乘始也徘徊  
於戶外休群竅而如無遂乃流漫於座隅與  
衆籟而仍有曲無常曲別鶴未知所依鳴不

齊鳴雙鳳遂迷於趣扇揚其德喜梁父之當  
仁唱和其音憐楚妃之得女徒被勸於青蘋  
之搖葉寧相隨於翠娥之煩手至如彼假噫  
氣之餘力掃焦尾之殘燼不期而會少女交  
語於七絃有類而求大王投分於繁韻俾夫  
子期之倫遂無取信者也

○居處

奉同源澄才子河原院賦

依次同用人  
事則非改之

僧院  
為韻

源順

有院無隣自隔罽塵山吐嵐之漠漠水含石之  
 磷磷丞相遺幽居難忘前主法王垂睿覽猶  
 感後人其始也軒騎聚門綺羅照地常有笙  
 歌之曲間以弋釣為事夜登月殿蘭路之清  
 可嘲暗望仙臺蓬瀛之遠如至是以四運雖  
 轉一賞無忒春玩梅於孟陬秋折藕於夷則  
 九夏三伏之暑月竹含錯午之風玄冬素雪

之寒朝松彰君子之德暨乎有苦有樂一是  
 一非彼寬平之相府為天祿之禪扉不待臯  
 禽夜半之聲夢先絕枕豈因峽猿第三之叫  
 淚自霑衣然猶山貌疊高岸勢縮海人物變  
 兮煙霞無變時世改兮風流不改蘆錐之穿  
 沙抽日波鷗戲波葉錦之照水浮時絲鴛添  
 絲是以感其事論其時登臺少熙熙之樂滿  
 院多蕭蕭之悲喻富貴於浮雲誠天與也比

蕪穢於曩日難地忍之嗟乎黃閣早闕翠微  
易登信脚踏彼纖草舒手控此垂藤携何兮  
得來遊屈曲橫首杖向誰兮談往事一兩白  
眉僧吾固知陵谷猶遷海田皆變何地同萬  
古之形體誰家全百年之遊宴強吳滅兮有  
荆棘姑蘇臺之露瀼瀼暴秦衰兮無虎狼咸  
陽宮之烟片片何唯涼風坊中一河原院而  
已哉

○衣被

未且求衣賦

以秋夜思政何道濟民為韻依次用之限三百字已

上成篇并序

管贈大相國

閹茂之歲後九月十二日

天子召見文

章士十有二人於殿上有

勅曰賦古詩

之流詩蓋志之所之各獻一篇具言汝志

詩云賦云一文一字不可風雲其興不可

河漢其詞未且求衣欲陳入主思政之道

寒霜晚菊欲叙人臣履貞之情。臣等謹奉  
勅旨避席議曰。穆穆焉煌煌焉濟濟焉。鏘  
鏘焉古之所謂謀于菊萸訪于臺榦之議  
也。臣某南郡罷官北闕通籍。忝隨大夫登  
高之後。敢上小子狂簡之章。其詞曰。  
運之逾遠者淳德。明之至遲者涼秋。垂衣弗  
及。昧且相求。隨步驟而比蹤。無爲無事。顧澆  
醜以明目。雖休勿休。此焉廢寢。宜矣。具搜原

夫君馭黎元。下從造化。披瀝如與。問千里於  
寒溫。漱流不遑。兼萬機於晨夜。神能降祉。道  
可高謝。仰玄鑒以來。祇望黃軒之往。駕於是  
庶幾。至人之無夜。夢髮鬢。君子有調。飢容光  
正襟。推赤心於微隱。暗室嬰帶。懷黔首於不  
欺業。乃勤也。天維顯思。當其時也。曉氛觸兮  
蕙帳。芳霜月低兮。蘭燈映。寒裳以禮。悅其松  
栢有心。引領於賢賤。彼珠玉無脛。知人則哲。

從諫惟聖風雲感自四方。繩墨施于庶政。况復王臣蹇蹇國老皤皤。戴星者不期而會。藏糴者其道自和。監寐去奢則虎魄碎床頭之枕。悟言慎罰則鷄鳴絕闕下之歌。義之可必事無奈何。故能嫌曳地於掖庭。警朝天於馳道。綺羅色薄環珮聲早。次山龍而璀璨能辨緝熙分藻。火以飄揚孰疑顛倒。懿乎四三皇六五帝。紫宮高敞乃心于以知歸。蒼海淼茫

方面於焉既濟。取諸行迹真之治世。其如是岩廊垂拱。水陸輸珍。國可以為花齊之國民。可以為堯舜之民者也。  
孫弘布被賦以行位。在三。公。卧。為。布。被。上。為。韻。三。百。五。十。字。以。上。成。一。篇。  
黃鵠之觀美。與大哉之德。在源英明。  
孫弘老學。擇賢忽爾。鴻漸之翼。既揮鶴拔之書。俄矚六十耳。頃待詔陪於金門。二公職高。執謙卧於布被。夫惟縱愛其身。何失其志。惡



服者人之所鄙。儉節則吾以為莫汲黯之報  
怨矣。詰飭詐以鉤名。武皇之思賢兮。重有讓  
而稱位。則知廣狹堪時用。精麤伴自為。不求  
黃潤之麗美。寧愛太浣之新奇。合歡在躬。何  
失錦葉之獨貴。安寢足睡。不如撞華之相隨。  
是以唯要益形。不畏穢汗。白麻楚楚。疑夜雪  
之盈床。綳紵淒淒。似秋泉之遶坐。繡縫而經  
幾春秋。委積以置於起卧。既而奢侈人或好

儉約我所甘。苟思忠信之為主。誰顧鄙服而  
可慙。位昇具瞻。欲異德於凡百。職居輔道。願  
標名於通三。及彼潔身於相府。流譽於明代。  
管仲之有三歸。僭上可嫌。晏子之不重肉。偏  
下足愛。見人情之有差。究吾性之所在。嗟乎  
道宜合理。事貴得中。文繡誠是奢。麗麤布何  
堪卑窮。丞相祿厚。棄萬而可用。一封侯身貴。  
兼私而盍奉公。故曰。上德不德。長養其精神。

名非常名不失其福祚任佗引賢者於東閣  
何更求高譽於大布不然豈敢負詐饒於德

長傳

幽隱

鬼裘賦并序

前中書

明

余龜山之下聊卜幽居欲辭官休身終老  
於此逮草堂之漸成爲執政者在被陷矣  
君昏臣諛無處于愬命矣天也後代俗士

必罪吾以不遂其宿志然魯隱欲營鬼裘  
之地而老爲公子輩被害春秋之義贊成  
其志以爲賢君後來君子若有知吾者無  
隱之焉因擬賈生鵬鳥賦作鬼裘賦以自  
廣其詞曰

赤奮若歲清和之月陟彼西山言採其巖吟  
鵬賦而夕惕顧菟裘而朝發昔隱公之逢害  
也誠在天之棄魯今我之不肖也何遭世之

顛越天其何言乎。四時行百物成。閔之不言。請對以情。惟天高而地廣。上無始。下無極。萬物云生。或消或息。風雨陶冶。寒暑廻薄。千變萬化。有何常。則禍福相須。憂喜不定。榮枯同枝。歌哭同徑。下學人事。上達天命。不憂不喜。其唯上聖歟。伯夷得仁而飢。彼無奈其盜跖。以壽而終。是亦若為箕子。囚繫比干。傷夷。天之與善。其信未知。故柳下三黜而不悔。子仲

長往而無歸。况今趙高指鹿之日。梁冀跋扈之時。後漢書注曰。跋扈猶強梁。虎而冠兮。匪也。或書云。扈者鳥字也。常理之可謂鳥也。鏡兮寧彝倫之所資。夫劍戟者。嫌於柔。不嫌剛。而摧折梁棟者。取於直。不取撓而傾危。往指舉措。無有磷緇。不歎其醜。雖孤漁父。誨不容何病。可祖顏子之詞。亦夫世有治亂時。有通塞迹。有顯晦扶桑。豈無影乎。浮雲掩而乍昏。藜藿豈不芳乎。秋風吹

大明文粹卷之二

本朝文粹卷之二

七十一

而先敗彼尼父之一望也。歎龜山之蔽魯靈  
均之五顧也。繞沅湘而傷楚。欲問明訓於先  
賢以鑑幽致於萬古。唐風雖移。猶依稀於舊  
漢德。縱厭安諂。諛於新。殊恨王風之不競。直  
道之已湮。聞滄蛙而長欲。悲屈蠖之不伸。俟  
河清日。浮雲幾春。凡人在世也。殆花上之露  
如空中之雲。去留無常。生滅不定。散相紛。沕  
穆糾錯。何可勝云。不語靡言。便是淨名。翁之

病知者默也。寧非玄元氏之文。喪馬之老委  
倚伏於秋草。夢蝶之翁。任是非於春叢。冥々  
之理無適。無真如之義。非有非空。嗟乎文  
主早沒。吾何之恨已矣。已矣。命之衰也。吾將  
入龜緒之巖。隄歸兔裘而去來也。龜緒。便於山  
之讀之。故讀之。

視雲知隱賦

以五色雲下。知有賢人。為  
韻。依次用之。三百六十字。

以上  
成一篇

江以  
以言

雲生上天人託下土群豪時有退藏五色師  
垂規矩出有形象以欲表其英靈起任飛龍  
以待遇其九五原夫道有夷隆運有通塞廊  
廟雖抽其才巖穴猶毓汝德司天遙識自契  
栖遁之蹤望氣潛通遂致東帛之色徒觀夫  
一人慎目四方觀雲鶴書頻飛難全霜竹之  
潔鳳詔屢聘誰動風桂之文訪而無遺二華  
觸石之膚變靈求而必致五葉浸浪之痕氣

氤原禮蒲輪賜詔金馬編晉文於介山感殷  
氏於傳野建漢封而無事覆寶鼎於汾陰之  
中楚夢而何為空立靈廟於晉陽之下矧夫  
賢以晦其行隱以顯其奇亭亭之質令尊卑  
守穆穆之和被遠近知執勢異掩月長聳東海  
蹈浪之跡彩如非烟遙歸北山栖岩之路隨  
時浮沈只承聖日之照輿道消息未散狂風  
之吹於是初抽簪後結綬化導所利方寧萬

邦功績所覃遠溢九有華夷稱其行高藻鑒  
推其德原則朝有善政野無遺賢肥遁之地  
雖邈矣占候之家自均然漢皓去秦之朝望  
礙孤峯之月陶朱辭越之暮眼混五湖之煙  
是知天呈嘉瑞世表賢人類鄧林之籠鳥雀  
同長河之韜竒珍仰周輪兮不迷自為安專  
指南之使望楚衣兮暗運遂得鳴騶向北之  
論非視彼片片之雲物爭知此濟濟之隱倫

者哉

○婚姻

男女婚姻賦

以情緒相感然  
後姪身為韻

朝綱

至剛者男最柔者女彼情感之交通雖父母  
難禁御始使媒介巧盡舌端之妙繼以倭歌  
彌亂心機之緒原夫尋形難見聞聲未相思  
切切而含笑語密密而斷腸琪樹在庭對貞

松以契茂嘉草植室指金蘭以期香徒觀夫  
其體微和其意漸感婀娜以居類野小町之  
操閑雅而語拙在中將之瞻思兮急發興也  
方生貌堂堂而盡美勢巍巍而傾城染紅袖  
於百和猶耽芬馥携素手於一奉已迷心情  
矧夫女貴其貞索嫁成其婚姻結千年之契  
態快一夜之交親晚露濕時潤楚楚之服夜  
月幽處顯輝輝之身占魏柳於黛點燕脂於

眉昔纏羅帷雖慙骨肉之族今背紗燈俄睨  
胡越之人於是忍其初親其後解單袴之紐  
更不知結露白雪之膚還忘厭醜豈同光之  
相好是終身之匹偶則知形義者其愛深感  
通者其身姓不啻夫妻之配合宜賴子孫之  
庇蔭入門有濕淫水出以汚禪窺戶無人吟  
聲高而不禁是知媚感難免誰有聖賢苟陰  
陽之相感知造化之自然心屈閑卧若忘歸

於桃源之浦精漏流眇似覺夢於華胥之天  
意惆悵而無止思耿介而不眠俾夫孀婦與  
角子其不聞之相憐

○雜詩

傷野大夫

古詩

管贈太相國

我今遠傷野大夫不親不疎不門徒聞昔老  
農歎農廢詩人亦歎道荒蕪沈思雖非入神  
妙如大夫者二三無紀相公應煩劇務自餘

時輩揔鴻儒况復真行草書勢絕而不繼痛  
哉乎

慰小男女

管贈太相國

衆婦揔家留諸兒多謫去小男與小女相隨  
得相語晝食常在前夜宿亦同處臨暗有燈  
燭當寒有綿絮往年見窮子京中迷失據裸  
身博奕者道路稱南助南大納言男內藏助  
徒跣彈琴者閭巷稱弁御俗謂貴女為御蓋  
取失人女御之義



也。藤相公兼弁其父共公鄉當時幾驕倨昔  
官故稱其女也。金如泥土今飯無饜飲思量汝於彼被天甚  
寬恕

貧女吟

紀納言

有女有女寡又貧年齒蹉跎病日新紅葉門  
深行跡斷四壁虛中多苦辛本是富家鍾愛  
女幽深窻裏養成身綺羅粉粧暗無暇不謝  
巫山一片雲年初十五顏如玉父母常言與

貴人公子王孫競相挑月前花下通慇懃父母  
被欺媒介言許嫁長安一少年少年無識求  
無行父母敬之如神仙肥馬輕裘與鷹犬每  
日群遊俠客筵交談批挽常招飲一日之費  
數千錢產業漸傾遊獵裏家資徒竭醉歌前  
十餘年來父母亡弟兄離散去他鄉聲夫相  
厭不相顧一去無歸別恨長日往月來家計  
盡飢寒空送幾風霜秋風暮雨斷腸晨憶古

懷今淚濕巾形似死灰心未死含死心難追舊  
日春單居抱影何所在滿鬢飛蓬滿面紅塵  
落落戶庭人不見欲披悲緒遂無因寄語世  
間豪貴人擇夫看意莫見人又寄世間女父  
母願以此言書諸紳

觀射寄左親衛將軍

古調二七韻

村上御製

暮春十四日競射川意成左近一射手戴雲

不屑晴趁自違例路拘幕幾經營醉酣振寒  
立見者感老兵又有異體者名號為最明野  
鎚誰得辨蝦蟇尤耐驚未知射場所立定簷  
溜程所射沙與土矢取危慮生退還先申障  
即知有媿情念失會咳發厭術滿真行罰酌  
令醉冷空矢惡持手納尊欲墮水唯咲劣音  
聲

見一毛

源英明

吾年二十五。未覺形體衰。今朝懸明鏡。照見  
二毛。姿疑鏡猶未信。拭目重求髭。可憐銀鑷  
下。拔得數莖絲。臨秋多愁緒。至此又重悲。悲  
止。思事理。事理信可知。十六位四品。十七職  
拾遺。延長休明代。久趨白玉墀。承平無事曆  
數採。警衛旗。忝入室籍官位。得相持。顏面周  
賢者。未至三十期。潘岳晉名士。早著秋興詞。  
彼皆少於我。可喜始見遲。

秋夜感懷敬獻左親衛藤負外將軍

橘在列

夜深雲翳盡。秋月懸清虛。金波浮戶牖。銀漢  
映溝渠。影漏踈梧桐。色照衰芙蓉。愁人冷不  
睡。中夜起。躊躇。躊躇。明月下。明月獨照余。顧  
影步庭院。踏輝立階除。清光滿懷袖。白露露  
衣裾。對月仰惆悵。惆悵意何如。吾是北堂士。  
十歲始讀書。讀書業未成。于茲三十餘。遲遲

空手歸歸去卧吾廬家貧親知少身賤故人  
踈唯有長安月夜訪閑居

○越調

山家秋歌 越調

紀納言

一身漂泊厭浮名試避喧喧毀譽聲秋水冷  
暮山清三間茅屋送殘生幽栖何事且營營  
藥圃荒涼手自耕溪水咽嶺松驚斷腸媒介  
是秋聲空山幽靜冰潺湲獨卧雲中不限年

休世夢斷塵緣菴苔唯展坐禪筵卜居山水  
息心機不屑人間駁是非扁澗戶掩松扉秋  
寒只納薜蘿衣登臨南北又東西本自幽人  
不定栖秋鶴老暮猿啼結交留宿舊青溪門  
前秋水後秋山盡日蕭蕭眺望閑人不到路  
難攀唯看隨例暮雲還吾家嶺外枕江干浪  
響松聲日夜寒忘老至計身安乘閑空把下  
魚竿寂寞山家秋晚暉門前紅葉掃人稀其

長住誓不歸只聽泉聲枕上飛

夏日閑居詠庭前三物越調

源順

松

庭松颯颯也亭亭送夜聲籠好雨星雙鶴白

一牛青清風今被幾人聽

竹

貫霜侵雪竹能勝又引烟輕與月澄煙葉冷

月華凝好招枕阮古時朋

苔

樹下清涼苔自繁雖當赤日似黃昏舍松影

封竹根此也猶應勝洞門

字訓詩于時嘉祥九年秋

清原真友

禾失曾知秩中心豈忘忠里魚穿浪鯉江鳥

度秋鴻火盡仍為燼山高自作嵩色絲辭不

絕凡虫泣寒風

字訓詩

源順

周禾致瑞稠。人壽與仙儔。加馬馳高駕。求衣擁善裘。夏香蓮綻馥。秋木葉落楸。官舍飽門館。三力幾九州。

離合

時和年豐詩

橘在列

明王施化瑞。照然月照階。莫水醴泉侍。衛官拋霜戟。銳人臣節伴。雪松堅種來。玉露仙庭。

側重得威鳳。夷洛邊。鉅砌丹墀離俗地。金章紫綬滿朝賢。稼猶鄭白源。應汝家是陶朱業。各傳。降靡稻花千畝遠。阜橫麥穗兩歧連。典謨好頌堯。義德八百誰聞。太誓篇。短羽潛鱗無不載。矢陳仁政。揔如天。

迴文詩

寒露曉露葉。晚風涼動枝。殘聲蟬嘒々。列影鴈離離。蘭色紅添砌。菊花黃滿籬。團團月從身。

嶺皎皎水澄池

○雜言詩

詠女郎花

源順

花色如蒸栗俗呼為女郎聞名試欲契借老  
恐惡聲衰翁首似霜

○二言

遠父良養生方

前中書王

塢塞上龜山傍柴扉門竹編墻松有蓋石有

床前有樹後有篁春之色秋之光花漠漠月  
蒼蒼鶯百轉鴈一行曉之興晚之望雲眇眇  
水茫茫詩兩韻琴一張其苞何橘飽霜彼摘  
何葵向陽薇一篋筍一筐膾一筋酒一觴卧  
而睡起仿偟荷露氣桂風香疑王湛瀟愁康  
任行樂入坐忘損俗地無何鄉心自得壽無  
疆

憶龜山二首

効江南  
曲體

憶龜山龜山久往還南溪夜雨花開後西嶺  
秋風葉落間豈不憶龜山  
憶龜山龜山日月閑衝山清景機關遠要路  
紅塵毀譽斑豈不憶龜山

○歌

無尾牛歌

源順

我有<sub>二</sub>牛尾已欠<sub>一</sub>人人朝為無尾牛本是野  
犢被狼噬免彼狼口實有<sub>二</sub>由英靈疑是松精

化肥大冑非菓下流雖無<sub>二</sub>尾有五德請我  
一<sub>一</sub>叩角謳初食弱草糞共分時不放以尾  
汚朝其德也入園縱逢園夫怒不可結著死牛  
頭牛入<sub>二</sub>園中<sub>一</sub>主以死牛頭骨結著其尾也又  
入曠野群牛中牧童遠知不尋求其德黑牛  
背上白毛點古賢驗之遂得偷君若擒奸兼  
督盜何必以毛告定州短尾猶為長父驗盜  
者終須為繫囚其德家家兒女走車出遠向

三十一



山寺近遊市樓。或投暮歸。或隔夜。牛疲輪利。  
主人愁我牛無尾。人不借。人皆雖嘲我無憂。  
其德無尾無尾。汝聽取我未以汝耕田疇。又  
不東西為僦載。一僦載之賃無收。我心不是  
偏愛汝家貧自忘。農商謀臨老居官。官俸薄  
一兩僮僕不肯留。草青春不乘肥馬。雪白冬  
難擁善裘。纔得駕汝何必忘苦。無尾無尾。汝  
知不明時用。忠不用留。所以夙興夜寢。暫休

愚忠若遇糠豆。擔數年汝功必將酬。

病中聞羽林藤將軍題夜行舍人鳥養  
有二三之絕句。兼見藤播州橘負外源進  
士等奉和之古調。一讀感一歎。繼以狂

歌 源順

夜行翁夜夜警火舊府中。  
危彼誰何翁安不忘危。似智多是信臻。能禁  
奸邪感鬼神。梁上公慙長晦跡。宋無忌慎不

揚塵鳥養鳥養是汝姓好以鳥養屬羽林羽  
林將軍仁義廣見老見貧憐皆深有正有正時  
乃名宜改有二為無戴無戴臣誠知僕節厚任  
國仕家勤寧異汝僕一家功已顯我臣二代  
志未摠昔自天曆至康和再直秘閣撰御書  
抄寫年積眼早暗桑榆景傾病彌忙兩脚枯  
細踞床行雙鬢變衰臨鏡霜大都一年三四  
度元年不纏於霧露霧露晴少適晴日脚不

輕使常蹇步卿相門前趨易絕賓友席上交  
難結野亭花簇雪我行欲折不能折山窓鳥  
喧雲我行欲聞不能聞惟寂惟寞春空過獨  
愁獨歎夏獨卧人皆去作常構病世未悲為  
愁存命有生何功被君憐只在高聲夜不眠  
我昔奉公忘寢食何無天憐及暮年太陽難  
照覆光下願君雲上為奏傳天曆舊臣沉下  
位欲浮葬德海無邊

大和九年春  
三十三

高鳳刺貴賤之同交歌 源順

高鳳高風彼誰人字正六位下孫從七位上  
字待年官於志摩國期月俸於内膳同口是  
木訥天鼓之聲頻鳴亦是士偶地望之胤寂  
卑訪其帶於腰間則出雲石老尋其轆於足  
下亦信濃布穿初參藏人所之朝布袴招真  
偷過帶刀陣之夕烏帽取嘲昔有高鳳讀書  
博賢士之名今有高鳳障文注愚老之字高

鳳高風名異昔賢人今愚哉何宜壁上張文  
四十人不足言不足嘲共耻白物之入青雲

本朝文粹卷第一終

本朝文粹卷第二  
四十八  
...

本朝文粹卷第二

○詔

改元詔

慶保胤

詔唐堯之馭民也敬雖授時而未號漢武之  
撫俗也初以建元而為名自爾以來或遇休  
祥以開元或依災變以革曆朕以庸虛猥守  
神器慎日是幾多日計年只十五年天之未  
忘屢呈妖恠而相誠德之是薄雖致兢惕而

不消去<sub>ス</sub>年黍稷之遇<sub>ル</sub>災旱矣<sub>カニ</sub>民戶殆無<sub>ト</sub>天官  
室之為<sub>ル</sub>灰燼焉<sub>ト</sub>皇居唯有<sub>リ</sub>地欲修<sub>ム</sub>又作<sub>ス</sub>百姓  
之費<sub>ヲ</sub>將廢<sub>テ</sub>素非<sub>ニ</sub>一人之居<sub>ニ</sub>惻隱<sub>ヲ</sub>于懷<sub>ト</sub>寤寐難<sub>レ</sub>忍  
方<sub>ニ</sub>今上玄之譴<sub>ス</sub>便如是<sub>ト</sub>中丹之謝<sub>ス</sub>欲奈何<sub>ト</sub>宜  
改<sub>テ</sub>正朔<sub>ヲ</sub>以易<sub>ス</sub>率土之聽<sub>ヲ</sub>施德政<sub>ヲ</sub>以解<sub>ク</sub>圍<sub>ニ</sub>靡之  
寃<sub>ニ</sub>其改<sub>テ</sub>天元六年<sub>ヲ</sub>為<sub>ス</sub>永觀元年<sub>ト</sub>大赦<sub>ス</sub>天下<sub>ニ</sub>今  
日昧爽<sub>ニ</sub>已前<sub>ヨリ</sub>大辟<sub>ニ</sub>已下<sub>ノ</sub>罪無<sub>ク</sub>輕重<sub>ニ</sub>已發覺<sub>シ</sub>未  
發覺<sub>シ</sub>已結正<sub>シ</sub>未結正<sub>シ</sub>咸皆<sub>テ</sub>赦除<sub>ス</sub>之又<sub>ニ</sub>一度竊

盜計<sub>シ</sub>賊三端<sub>ニ</sub>已下<sub>ノ</sub>同始<sub>シ</sub>赦免<sub>ス</sub>但犯<sub>ス</sub>八<sub>ノ</sub>虎<sub>ノ</sub>故<sub>ニ</sub>殺  
謀殺<sub>シ</sub>私鑄<sub>シ</sub>錢強竊<sub>シ</sub>二盜<sub>ノ</sub>常赦<sub>ス</sub>所<sub>ニ</sub>不免<sub>ル</sub>者<sub>ハ</sub>不在<sub>ニ</sub>  
赦限<sub>ニ</sub>又老人<sub>及</sub>僧尼<sub>年</sub>百歲<sub>已上</sub>給<sub>ハ</sub>穀<sub>四</sub>斛<sub>ニ</sub>  
九十<sub>以上</sub>三<sub>斛</sub>八十<sub>以上</sub>二<sub>斛</sub>七十<sub>以上</sub>一<sub>斛</sub>  
斛<sub>ニ</sub>度<sub>ニ</sub>幾<sub>ク</sub>攘<sub>レ</sub>餘<sub>ヲ</sub>殃<sub>ヲ</sub>於<sub>テ</sub>未<sub>ニ</sub>萌<sub>ス</sub>期<sub>ニ</sub>弊<sub>ヲ</sub>俗<sub>ヲ</sub>於<sub>テ</sub>有<sub>キ</sub>截<sub>ニ</sub>布<sub>告</sub>  
遐<sub>ニ</sub>邇<sub>ニ</sub>令<sub>ム</sub>知<sub>ラ</sub>朕<sub>ノ</sub>意<sub>ヲ</sub>主<sub>者</sub>施行<sub>ス</sub>

永觀元年四月十五日

令<sub>上</sub>封事詔

慶保胤

詔一人之耳不能盡聽天下一人之目不得  
廣視域中是以古之王者或問謗譽於途有  
邪必正或採曠言於市有善則行朕在東園  
十餘年猶當少日臨北闕四五月愁親萬機  
朕粗聞前事彌欲後治項年蒼蒼屢降水旱之  
災元元動勞土木之役倉廩已竭田園自荒  
遊手淨食者多好儉處紉者少書曰木從繩  
則正后從諫則聖夫人主者以納敢諫為先

人臣者以進謹言為任彼廣德之戒樓船終  
就其安朱雲之折殿檻求令無理且夫國之  
將興也上下聚脣國之將廢也道路以目至  
如破家為國面折尺諫者是朕之願也於戲  
莫道澆季之俗試忘身而扶之莫言疲極之  
民強勸力而濟之人和天且和民足君可足  
晉少平公問叔向曰國之患孰為大對曰大  
臣重祿不諫小臣畏罪不言下情不上通此

患之大者也。靖而思之，誠哉斯言。宜令公卿大夫及京官外國五位以上，職居官長秀才明經課試及弟名爲儒士者，各上封事。匡朕不逮，卿等自慮中心，廣詢衆庶，不失寡婦志。諱之說莫遺，足夫免背之談。凡厥國之利害，政之得失，盡露其膽，以沃朕心。既容不諱之詞，欲聞無隱之議。主者施行。

永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停九日，宴十月。行詔世號殘後江相公朝詔望五雲而穿眼，汾水之遊不歸攀九霞而摧心。荆岫之駕彌遠，九月九日者先帝昇霞之月也。故九日之節廢而經年，丹藥無驗。徒傳禦寒之方，黃菊失時。空綴泣露之萼，朕之長恨千秋無窮。爰洛水春遊，昔日閤筆商飆。秋宴今時，卷筵鹿鳴再停。人心不樂，詞人才子漸吞吟詠之聲。詩境文場已爲寂寞之地。

孔子曰。文王已沒。文不在茲乎。宜開良燕於  
十月之首。以翫餘芳於五美之藜。凡厥儀式。  
一唯重陽。主者施行。

天曆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減服御常膳。并恩赦詔。管三品

詔儉者德之本也。明主能致。惠者仁之源也。  
聖主必施。朕以寡薄。誤守洪基。居黃屋而不  
驕。侵冊符而自約。而化非春風。澤殊時雨。慎

項

日之日空積。有年之年難逢。况項者甘澍不  
降。苦旱久盛。園圃不見。青草之色。壠階多舍。  
赤地之愁。夫德政防邪。善言招福。殷宗雉鼎。  
之雉。昇耳之妖。自消宋景。退舍之星。守心之  
變。非異其朕。服御物。非常膳等。宜重省減。左  
右馬寮。秣穀一切。擁絕諸作。役非要者。量事  
且停。又桎園之中。恐有寃者。速命所司。申慮  
放出。加之天下諸國。有水之處。任令百姓。灌



既先貧後富高年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量  
加賑贍又免除五畿內七道諸國去天曆五  
年以徃調庸未進在民身者但東海東山  
陽三道驛戶田租限三箇年殊從原免若丹  
誠有盛蒼穹無欺則降霈澤於不日望穀稼  
於如雲普告遐邇俾知朕意主者施行

天曆十年七月二十三日

二條前后復本位詔  
管三品

詔朕以菲庸忝嗣鴻業恩施德義之政以致  
治理之風元慶皇后在昔停激號稱前皇太  
右椒庭之月長閑芝砌之霜多改未及渙汗  
早斷德音徃事在耳朕猶慟焉故追復本號  
以慰芳魂青苔故宮縱無增光於雨露之影  
白楊荒墟庶更變風於山陵之聲普告天下  
俾知朕意主者施行

天慶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大贈故菅右大臣太政大臣詔臣為時以言作云  
詔寵章表德綿篇載而長傳縉禮旌賢素簡  
編而不朽故贈正一位左大臣菅原朝臣鍾  
石銘勲旗常記績和益梅乎台鉉韜風雲乎  
才籤朕前加追榮照徽烈於百代之後今申  
駿令崇靈魂於九原之中呼嗟馬鬣年深蒼  
烟之松雖老龍光露暖紫泥之草再新贈以  
太政大臣蓋增褒貴之故也宜極人臣之職

武照泉壤之蹤布告天下俾知此意主者施行。

正曆四年閏十月二十日

勅書

充華山法皇外祖母惠子女王封戶年

官年爵勅

慶保胤

勅漢武即位臧兒遇封誠是眇代之恒規抑  
亦前史之令典也朕外祖母王氏禮法在心

閨闈垂範朕當幼日早別先妣祖母視朕亦猶子朕報祖母未如親往年厭世歸道出家為尼何以塵俗之風妄訪觀念之月授邑土三百戶并年爵內外官三分等聊為湯沐之資兼與役從之輩主者施行

永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勅答

答真信公辭攝政表勅 後江相公

勅省重表具冲挹之懷公風神深凝德宇高聳近取諸身則四目之左眼遠喻於國則萬里之長城故先皇寄以朕躬付以朝政既親亦賢物無異望况公之於朕也名為君臣志如父子何嫌何疑以謙以拒方今酷罰之身少未有識雖聞三讓之高古猶恨百揆之擁今上思先帝把臂之託下知少子抱頸之情凡厥攝行一如前詔縱瀝方赤於公口何下

雌黃於朕脣悉之耳。

延長八年十月二十日

答同公辭關白表勅答營三品

勅得表忽見遜讓之懷公臣弼功績化導慮  
高前朝之聖明待公增耀今朕之遇昧賴誰  
披矇而先期而告老託病以陳情每憶藥石  
之至言唯望霧露之永散何流謙於四海之  
朝霧欲浪跡於五湖之春煙乎至彼賢息數

人共為將相靡不或因德進或以功登勿謂  
公三四之子斯乃朕之二八之臣也天既與  
其爵世皆欽其賢亦何言哉何言哉雖飭詞  
藻焉動心根縱養性花月且遊林菌之間猶  
思契風雲不離槐棘之上能體此意莫煩後  
章

天曆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答同公致仕表勅

營三品

勅省表具高旨朕前指公且而懷頽暮引司  
馬而抑懸車公今還凝謝德之色彌照執謙  
之光文猶以彼為希有之蹤歟昔呂望鬢邊  
之雪世未傳其歸煙漢姬奭面上之波人豈  
謂之踰粉澤况所待者卧治誰責夜行將住  
於居閑恐迷於朝霧彼林亭春月池館秋風  
縱有燔枯以養生不許逃榮以終老宜思憂  
國之常情永傳家之苦請勉加醫藥莫重

陳焉

天曆三年三月十一日

荅枇杷左大臣辭職表勅 後江相公

勅重得表具之夫立事立官卿家之舊語世  
功世德何人之遺蹤未病則是霍將軍博陸  
之兄末成寧非韋丞相第二之子縱云候主  
無種已知公卿有門况公芝扃席寵載曉星  
而積年椒室締花露春露而映日朕之所加

自副僉屬方今一片風清雖拂奔競之跡萬  
機塵鬧恐擁謙讓之懷朕心匪石公何可轉  
莫重地中之山以塞天下之望耳

承平三年三月十六日

答六條右大臣辭職表勅 巨為時

勅右大臣省重表具所懷於戲止足之慮顧  
卿之風雖高謙退之詞鬱邑之烟難散惟公  
朝之宿齒瀝肝膽而年深國之英髦經喉舌

而日夕夫惠勞必酬者聖哲之彝範當仁不  
讓者人臣之表儀朕之此舉公何得辭縱高  
尚其事誰允容其情哉至彼寄言暮年謝勤  
朝霧昔呂尚父之面波別渭水而猶疊園司  
徒之鬢雪出商山而既寒然周文漢惠皆資  
嘉謨者也公逾扶老成之誠莫有少休之思

正曆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答入道前大政大臣辭大臣并章奏等

表勅

紀齊名

勅表翰稠疊含咀雅言惟公蘅蒸菁藎瑤銑  
 擅美寄高象岳既養杞梓之材地貴涓陽能  
 韜江湖之量爰素性潔而執清謙病恙侵而  
 辭重秩昔漢邴丞相有病夏侯勝言帝曰吉  
 有陰德疾可以痊厥後無何果如其言猗乎  
 公之德行無慙古賢漢家之舊風相傳漳濱  
 之宿霧將散至彼應暉獨卧於淮陽許由長

遊潁水親已非戚里心何在濟川公其為社  
 稷為國家猶履星階彌施風化然章奏令公  
 宣行禁兵為公翼衛悉以停罷不奪乃心

大長德四年三月十二日

答諸公卿請減封祿表勅 管二品

勅朕以眇身謬為元首連屬澆世道離淳源  
 近曾炎旱人庶憂勞崇神靈而無功轉經主  
 而不驗是用躬親節儉心期感通乃執舊章

重施新詔。衣彌慮無異絲。食亦嫌有兼珍。所以爲民也。而卿等不稱蒼天之厭德。還美紫泥於流謙。內合議於股肱。外引彙於朱紫。任至情而求折封。違往跡而陳減祿。朕猶恠焉。夫災害之興。必有所應。朕之不逮。蓋自招之。朕獨可對民而謝矣。卿等何尅已而同乎。况大夫等國恩是馮。私儲或乏。出於學館者。風月唯爲家資。移自孝門者。水菽莫非祿養。來

請之旨。曾所不容。倚歟。非不悅助。公之誠。非不高敦。俗之志。然此省檄。將止於子一人之身也。

年月日 西五正

○位記

無位藤原朝臣時平

橘贈納言

廣

右可正五位下

中務伯禽封魯辟疆侍中咨爾時平名文之



子功臣之嫡及此良辰加汝元服鳳毛酷似  
爵命宜殊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仁和二年正月二日

無位藤原朝臣忠平

紀納言

右可正五位下

中務先功名臣後胤遺種非唯悅當時之器  
量亦感曩日之附託宜授爵命用異寵榮可  
依前件主者施行

寬平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勅符

應早速討滅夷賊事

都良香

重得奏狀具知其凶類滋蔓殺略良民發兵  
以來望有成效而今官軍致敗賊徒作氣用  
兵之道豈如此乎今勅上野下野等國各發  
兵一千亦重勅陸奥責以緩救宜合三國兵  
一時禽滅凡軍陣之法必有注記請事大小

皆在目前察其所錄為圖成敗今所上奏狀  
極省略胡城雲隔魏關天遙路遠事疑非可  
指問必須事無巨細委曲記錄令可知見老  
弱在行耕種廢務早休深鋸之勞當崇橐弓  
之化勅到奉行

元慶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新羅賊勅符

前中書王

安不忘危况肅視方久治不忘亂况風聞已

成者昔李將軍之守邊胡人不敢南下楊大  
尉之在鎮敵國亦以子來且警兵機且勤耕  
織令生民樂業死生駐戰

年月日

陸奧勅符

蝦夷之起見表具之須大興諸國之兵早以  
罰滅然而費中國而資夷狄代已以刺之耗  
倉廩而批遐荒後者亦未為可加之蠻貊之

情非法禁之所用狼戾之瞻宜彝倫之所施  
宜以威嚴制其外以仁義懷其內

年月日

○官符

大政官符

應停止勅旨開田并諸院諸宮及五  
位以上買取百姓田地舍宅占請開  
地荒田事格

右檢案內項年勅旨開田遍在諸國雖占空  
閑荒廢之地是奪黎元產業之便也加之新  
立庄家多施苛法課責尤繁威脅難耐且  
國新監百姓為道課役動赴京師好屬豪家  
或以田地詐稱寄進或以舍宅巧號賣與遂  
請便取牒加封立榜國吏雖知矯飭之計而  
憚權貴之勢銜口卷舌不敢禁制因茲出舉  
之日託事權門不請正稅收納之時蓄穀私

本朝文粹卷二  
十一

宅不運官倉賦稅難濟莫不由斯加之賂遺之所費田地遂為豪家之庄奸構之所損民烟長失農桑之地終無處於容身還流充於佗境案去天平神護元年格云天下諸人競為墾田勢力之家驅使百姓貧窮之民無不離散自今以後一切禁斷寶龜三年格云諸人墾田任令開墾但假勢苦百姓者宜嚴禁制弘仁三年格云諸國司不率朝憲專求私

無懲革或假佗人名受買墾田或託言王臣競占腴地民之失業莫不由此宜重下知嚴加禁制天長元年格云有常荒由百姓耕作一年之間聽其耕食不得因此勢家耕作者案件等格請開閑地耕食荒由只為百姓獨立其文至于高貴嚴制重疊而諸院諸宮憚憲法競為占請國郡官雖似專催墾發勞其輸稅之力假妨國內之農業左右大臣

正朔遞變。驪翰推遷。八埏之地有限。百王之  
運無窮。若削有限之壤。常奉無窮之運。則後  
代百姓可得而耕乎。宜當代以後。勅旨開田。  
皆悉停止。令民貞作。其寺社百姓田地。各任  
公驗。還與本主。且夫百姓以田地舍宅。賣寄  
權貴者。不論蔭贖。不辨土浪。決杖六十。若有  
乖違。符旨受囑。買取并請占閑地荒田之家。  
國須具錄料主。并署牒之人。使者之名。早速

言上論以違勅。不曾寬宥。判許之吏。解却見  
任。但從來相傳。為庄家券契分明。無妨國務。  
不在此限。仍須官符到後。百日內。辨行具狀。  
言上。

延喜二年三月十三日

應補文章生并得業生復舊例事格

右得式部省解備。太學寮解備。文章博士。正  
五位下。都宿禰腹赤牒備。天平二年三月廿

七日格備文章生廿人。簡取雜任及白丁、聰  
惠不須限。多少者而省去。弘仁十一年十  
二月八日符備。大政官去十一月十五日符  
備。案唐式。照文崇文兩館學生。取三品已上  
子孫不選。凡流今須文章生者。取良家子弟。  
寮試詩若賦補之。選生中稍進者。省更覆試。  
號為俊士。取俊士翹楚者。為秀才生者。今謂  
良家。偏據符文。似謂三位已上。縱果如符文。

有妨學道何者。大學尚才之處。養賢之地也。  
天下之俊咸來。海內之英並萃。游夏之徒。元  
非卿相之子。揚馬之輩。出自寒素之門。高才  
未必貴。貴種未必高。才且夫王者之用人。  
唯才是貴。朝為廝養。夕登公卿。而况區區生  
徒。何拘門資。竊恐悠悠後進。因此解體。又就  
中文章生中。置俊士五人。秀才二人。至于後  
年。更有勅旨。雖非良家。聽補之俊士者。良家

之子還居下列立號雖異課試斯同徒增節  
目無益政途又依令有秀才進士二科課試  
之法難易不同所以元置文章得業生二人  
隨才學之淺深擬二科之真舉今專曰秀才  
生恐應科者稀矣望俊士求從停廢秀才  
生復舊號選文章生依天平格謹請處分者  
寮依解狀申送者省依解狀請官裁者正三  
位行中納言兼左近衛大將春宮大夫良岑

朝臣安世宣奉勅依請

天長四年六月十三日

○太政官符

東海東山  
道諸國司

應拔有殊切輩加不次賞事

右平將門積惡彌長宿暴暗成猥招烏合之  
群只宗狼戾之事冤國宰而棄印鎰領縣邑  
而事抄掠輕狡之黨愚蠢之徒或欲免一朝  
之辱自赴勸誘之屬或擬延片時之命多入

劫略之中將門不顧微分還忘朝憲遂恣叛逆之意更夾窺窬之謀縱有帶甲之千萬何犯畫象之化縱有驍勇之數百何越紆帶之城獨知井底之廣空忘海外之守開闢以來本朝之間叛逆之甚未有此比適懷暴心之志空遇殄滅之殃皇天自可施天誅神明何有秘神兵抑一天下寧非王土九州之內誰非公民官軍黠虜之間豈無憂國之士乎甲

夫野史之中豈無志身之民乎者尤大臣宣奉勅宜仰國宰若殺魁帥者募以朱紫之品賜以田地之賞未及子孫傳之不朽又斬次將者隨其勲功賜官爵者諸國承知依宣行之普告遐邇令知此田符到奉行

天慶三年正月十一日負外從五位下左  
大史尾張宿禰言鑑右中辨正五位下兼  
行內藏頭源朝臣相臈



○意見封事

公卿意見六箇條格

大政官符

一擇良吏事

右檢右大臣奏狀稱臣聞登賢委任為化之  
大方審官授才經國之要務今諸國牧宰或  
欲崇修治化樹之風聲則拘於法律不得馳  
騫邦國殄瘁職此之由伏望妙簡清公美才

以任諸國守介其新除守介則特賜引見親  
喻治方因加賞物既而政績有著加增寵爵  
公卿有關隨即擢用文反經制宜動不為已  
者將從寬恕無拘文法者依奏

一遣巡察使事

右同前奏狀稱古者分遣八使巡行風俗考  
牧宰之治否問人民之疾苦所以宣風履義  
舉善禪遠也伏望量遣件便考其治否者依

奏

一順時令事

右同前奏狀。備人主發號施令。必奉天時。十一月得<sub>レ</sub>其時。則陰陽和而終始成也。伏望<sub>レ</sub>政化所施。不<sub>レ</sub>逆時令。則風雨應候。災害不生者。依<sub>レ</sub>奏。

一舉賢遠邪事

右檢從二位行大納言兼皇太子傳民部卿

藤原朝臣緒嗣奏狀。備尚書曰。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又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伏望舉用賢德。去斷邪狂者。依奏。

一擇國守事

右檢正三位行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春宮大夫陸奥出羽按察使良峯朝臣安世奏狀。備國守者古之刺史也。當仁之人。不可多得。伏望令一良守兼帶數國。小大之政。從其所

請。一兩僚屬亦依請任之。又祿不厚則人不勸。人不勸則治不立。伏望其公廡者。攝國之中。擇其殷阜。以二守分給者。宜試於一國。明知治否。然後令兼之。

一令諸氏子孫咸讀經史事

右檢參議從三位多治比真人今麻呂奏狀。備編尋古典。歷覽前主勞於求賢。逸於經國。伏望諸氏子孫咸下大學寮。令習讀經史。學

業足用。量才授職者。宜五位已上。子孫年二十以下者。咸下大學寮。

以前意見奏狀。依今月八日詔書。頒下如件。天長元年八月二十日

意見十二箇條

善相公清行

臣某言。伏讀去二月十五日詔。遍令公卿大夫方伯牧宰。進謹議。盡謨謀。及百王之澆醜。樣萬民之塗炭。雖陶唐之置諫鼓。隆

周之制官箴德政之美不能過之臣某誠  
惶誠恐頓首死罪。臣伏案舊記我朝家神  
明傳統天險開疆土壤膏腴人民庶富故  
東平肅慎北降高麗西虜新羅南臣吳會  
三韓入朝百濟內屬大唐使驛於焉納賄  
天竺沙門爲之歸化其所以爾者何也國  
俗敦龐民風忠厚輕賦稅之科疎徵發之  
侵上垂仁而牧下下盡誠以戴上一國之

政猶如一身之治故范史謂之君子之國  
唐帝推其倭皇之尊自後風化漸薄法令  
滋彰賦歛年增倍戶口月減田畝  
日荒既而欽明天皇之代佛法初傳本朝  
推古天皇以後此教盛行上自群公卿士  
下至諸國黎民無建寺塔者不列人數故  
傾盡資產興造浮圖競捨田園以爲佛地  
多買良人以爲寺奴降及天平彌以尊重

遂傾田園多建大寺其堂宇之崇佛像之  
大工巧之妙莊嚴之奇有如鬼神之製似  
非人力之爲又令七道諸國建國分二寺  
造作之費各用其國正稅於是天下之費  
十分而五至于桓武天皇遷都長岡製作  
既畢更營上都再造大極殿新構豐樂院  
又其宮殿樓閣百官曹廳親主公主之第  
宅后妃嬪御之宮館皆究土木之巧盡賦

調庸之用於是天下之費五分而三仁明  
天皇即位尤好奢靡雕文刻鏤錦繡綺組  
傷農事害女功者朝製夕改日變月後  
房內寢之饒飫宴訶樂之儲麗靡煥爛冠  
絕古今府帑由是空虛賦歛爲之滋起於  
是天下之費二分而一貞觀年中應天門  
及大極殿頻有災火儻依太政大臣昭宣  
公匪躬之誠具瞻之力庶民子來萬邦麇

至修復此宇。昔年而成。然而天下費亦失  
一分之半。然則當今之時。曾非往世十分  
之一也。臣去寬平五年任備中。介彼國下  
道郡。有邇磨卿。爰見彼國風土記。皇極天皇  
六年。大唐將軍蘇定方。率新羅軍伐百濟。  
百濟遣使乞救。天皇行幸筑紫。將出救兵。  
時天智天皇為皇太子攝政。從行路宿下  
道郡。見一卿戶邑甚盛。天皇下詔試徵此

卿軍士。即得勝兵二萬人。天皇帝悅。名此  
邑曰二萬卿。後改曰邇磨。其後天皇崩於  
筑紫行宮。終不遣此軍。然則二萬兵士。彌可  
蕃息。而天平神護年中。右大臣吉備朝臣  
以太臣兼本郡大領。試計此卿戶口。纔有  
課丁千九百餘人。貞觀初。故民部卿藤原  
保則朝臣為彼國介時。見舊記。此卿有二  
萬兵士之文。計大帳之次。閱其課丁。有七

十餘人。某到任。又閱此。卿戶口。有老丁二  
人。正丁四人。中男三人。去延喜十年。彼  
國分藤原公利。任滿歸都。清行問。適磨卿  
戶口。當今幾行。公利答曰。無有。一人。謹計  
年記。自皇極天皇六年庚申。至延喜十一  
年。末總二百五十年。衰弊之速。亦既如此。  
以一卿而推之。天下虛耗。指掌可知。方今  
陛下鍾千年之期運。照萬古之興衰。降惻

隱於衆庶。施惠愛於四方。宵起盥食。夜念  
朝行。遍頒綸綍。廣訪葛藟。昔者虞舜之居  
三年。成都仲尼之政。暮月自理。然則民之  
繁孳。不得五代之後。國之興復。應期浹日  
之間。不任抃躍。敢陳狂愚。猶如管中見豹。  
纔知一斑。井底望天。不過數尺。謹錄如左。  
伏待天裁。  
一應消水旱求豐穰事

右臣伏以國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無民何據，無食何資。然則安民之道，足食之要。唯在水旱無<sub>レ</sub>殄<sub>二</sub>年穀有登也。故朝家每年二月四日六月十一日十二月十一日於神祇官立<sub>レ</sub>祈年月次之祭，嚴加齋肅，遍禱神祇，乞其豐<sub>レ</sub>奠，致其報賽。其儀公卿宰<sub>レ</sub>辨官及百官<sub>レ</sub>參神祇官。神祇官每社設弊帛一<sub>レ</sub>罍清酒一<sub>レ</sub>瓮，鐵<sub>レ</sub>鉶一<sub>レ</sub>枝，陳列棚上。又社或有奉馬者焉。

祈年  
祭一

匹。月次，  
祭二匹。亦皆左右馬寮牽列神馬，爰神祇官<sub>レ</sub>讀祭文，畢以件祭物頒<sub>レ</sub>諸社，祝部奉<sub>レ</sub>本社祝部頌<sub>レ</sub>潔齋，捧持各以奉<sub>レ</sub>進，而皆於上卿前，即以弊絹<sub>レ</sub>拂著懷中，拔棄<sub>レ</sub>捍柄，唯取其<sub>レ</sub>鋒，傾其<sub>レ</sub>瓮酒，一<sub>レ</sub>舉飲盡，曾無一人全<sub>レ</sub>持出神祇官之門者。況其神馬，則市人於郁芳門外，皆買取<sub>レ</sub>而去。然則所祭之神，豈有<sub>レ</sub>歆饗乎。若不<sub>レ</sub>歆饗者，何求<sub>レ</sub>豐穰，伏望<sub>レ</sub>申勅<sub>レ</sub>諸國<sub>レ</sub>羗史<sub>レ</sub>生以上下



人率祝部令受取此祭物。慥致本社以存。如在之禮。又朝家每年正月始自大極殿前至于七道諸國。修吉祥悔過。又聖代每年修仁王會。遍為百姓祈禱豐年。消伏疾疫。由是人天慶賴。兆庶歡娛。然猶所以水旱不休。災殄屢發者。何也。僧徒修之者多。非其人也。臣窺漢國之史籍。閱本朝之文記。凡厥禪徒。未必皆修學。俱備禪智。兼高者也。然而或固守律

儀。至死不犯。或偏行菩薩。忘身利他。故帝皇之誠。依禪僧而易感。禪僧之念。與如來而必通。而今上自僧綱。下至諸寺。次第請僧。及法用。小僧沙彌等。持戒者少。違律者多。如此薰修者。三尊豈可感應乎。感應之來。非敢所望。妖咎之至。還亦可懼。伏望衆僧。暨行有聞者。一切不預請用。又諸國司等。公務忿忙。事多不遑。故國中法務。皆委附講讀師。而講讀師

多非持律之人。或有贖勞之輩。况其國分僧  
少人。皆是無慚之徒也。蓄妻子。營室家。力耕  
田。行商價。而今國司依例。令致祈念。望其感  
應。譬猶緣木求魚。向竈採花也。重望諸國。講  
讀師。雖成階業。非精進練行者。不得擬補。又  
國分僧。若有濫穢。而講讀師不紀者。解却講  
讀師。如此。則聖主之祈感速。影響。公田之稅  
蓄如京城。十旬之雨。隨節。千霜之詠。滿衢。

一請禁奢侈事

右臣伏以先聖明王之御世也。崇節儉。禁奢  
盈服。澣濯之衣。嘗蔬糲之食。此則往古之所  
稱美。明時之所規模也。而今澆風漸扇。王化  
不行。百官庶僚。嬪御媵妾。及權貴子弟。京洛  
浮食之輩。衣服飲食之奢。賓客饗宴之費。日  
以侈靡。無知紀極。今略舉一端。稍陳事實。臣  
伏見貞觀元慶之代。親王公卿。皆以生筑紫

絹爲夏汗衫。曝絕爲表袴。東絕爲韞。染絕爲履裏。而今諸司史生皆以白縑爲汗衫。白絹爲表袴。白綾爲襪。菟褐爲履裏。其婦女則下至侍婢。裳非齊紈。不服衣。非越綾。不裁。深紅袖者。費其萬錢。之價。禱練衣者。裂於一砧之間。自餘奢靡。不能具陳。昔者李路。緇袍不耻。狐貉之麗服。原憲藜戶。猶蔑駟蓋之榮暉。此賢哲之高規。非庸人之克念。故見其僭差。則

競相放效。觀其儉約。則述以嘲嗤。富者誇其逞志。貧者耻其不及。於是製一領之衣。破終身之產。設一朝之饌。盡數年之資。田畝爲之荒蕪。盜徒由是滋起。如此不禁。恐損聖化。伏望隨人品列。定衣服之製。命檢非違使。紀其事。以張格式。而此法常自上破之。令下效之。重望令檢非違使。張行此制。又王臣以下。至于庶人。追福之制。飭終之資。隨其階品。皆立

式法而比年諸喪家其七七日講筵周忌法  
會競傾家產盛設齊供下机之饌堆過方丈  
一僧之儲費累千金或乞餓他家或斥賣居  
宅孝子遂為逃債之逋人幼孤自成流充之  
餓浮夫以蒙顧復撫育之愛者誰無追遠報  
恩之志焉然而修此功德宜有程章豈可必  
待子孫之破產以期父祖之得果乎况此修  
齊之家更設子客之饗獻酬交錯宛如飮宴

初有匍匐之悲俄成酣醉之興孔子食於有  
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豈其如此乎但郊畿之  
內道場非一故檢非違使不違禁止伏望申  
勅公卿大夫百官諸牧各慎此儻盥令天下  
庶民知其節制又維摩寂勝豎義僧等皆貧  
道修學之輩也一鉢之外亦無他資而比年  
令之盛儲僧綱并聽衆之齊供非唯積饌成  
山猶亦有酒如淮已乖佛律亦害聖化伏望

申誠僧綱早立此禁伏以止不率正下自差  
或若卿相守法僧統隨制則源澄而流自清  
表正而影必直

一請勅諸國隨見口數授口分田事

右臣伏見諸國大帳所載百姓大半以上此  
無身者也爰國司偏隨計帳宛給口分田即  
班給正稅徵納調庸於是有其身者纔耕件  
田頗進祖調無其身者戶口一人私沾件田

曾不自耕至于租稅調庸遂無輸納之心謹  
檢案內公家所以班公分田者為收調庸舉  
正稅也而今已姦其田終闕厥貢牧宰空懷  
無用之田籍豪富彌收并兼之地利非唯公  
損之深亦成吏治之妨今須令諸國閱實見  
口班給其口分田其遺田者國司收為公田  
任以沽却若納地子以充無身之民調庸租  
稅也猶所遺之稻委納不動今略計其應輸

之數三倍於百姓所進之調庸為公有利為  
民無煩此皆國宰守行應無殊妨然而事乖  
舊例恐有民愁伏望申勅諸國試令施行  
一請加給太學生徒食料事  
右臣伏以治國之道賢能為源得賢之方學  
校為本是以古者明主必設庠序以教德義  
習經藝而叙彝倫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  
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伏見

古記朝家之立大學也始於太寶年中至于  
天平之代右大臣吉備朝臣恢弘道藝親自  
傳授即令學生四百人習五經三史明法算  
術音韻籀篆等六道其後代々下勅給罪人  
伴家持越前國加賀郡没官田一百餘丁山  
城國久世郡公田卅餘町河內國茨田澁川  
兩郡田五十五町以充生徒食料號曰勸學  
田亦每日給大炊寮百度飯一石五斗  
人別  
三斗

五十一  
人料。以補照讀之疲也。又有勅令常陸國每  
年舉稻九萬四千束。以其利稻充寮中雜用。  
料。又舉丹後國稻八百束。以其利稻充學生  
口味料。而年代漸久。事皆朕遣承和年中伴  
善男訴家持無罪返給。加賀郡勸學由。又有  
勅分山城國久世郡田卅町。為四分。其三分  
給興藥左右馬三寮。纔留其一分充學生料。  
又河內國兩郡治田頻遭洪水。皆成大河。又

常陸丹後兩國出舉稻。依度々交替。欠本稻  
皆失。無有利稻。當今所遺者。唯大炊寮飯料  
米六斗。山城國久世郡遺田町而已。以此小  
儲充數百生徒。雖作薄粥。猶亦不周。然而學  
生等成立之望。猶深。飢寒之苦。自忘。各勤鑽  
仰。共住學館。於是性有利鈍。才異愚智。或有  
捍格而難用者。或有穎脫而出。囊者通計而  
論之中。才以上者。曾無十分之二三四也。由是

才士者已超擢舉用不才者衰老空歸亦其  
舊卿凋落無所歸託者頭戴白雪之堆飢臥  
壁水之涘於是後進者偏見此輩成群即以  
為大學是逆遭坎壈之府窮困凍餒之卿遂  
至父母相誠勿令子孫齒學館者也由是南  
北講堂鞠為茂草東西曹局闕而無人於是  
博士等每至貢舉之時唯以歷名薦士曾不  
問才之高下人之勞逸請託由是間超蓋吹

為之繁生潤權門之餘唾者生羽翬而入青  
雲蹈闕里之遺蹤者誅子衿而辭黌舍如此  
陵遲無由興復先主席序遂成丘墟臣伏以  
萃人之道以食為本望請常陸丹後兩國出  
舉本類九萬四千八百束之利稻二萬八千  
四百三十束之代遍以諸國田租穀充給海  
國半分坂以充給學生等食又罪人伴善男  
東國半分所返給加賀郡田重亦沒官令給穀倉院充

本朝文粹卷二  
三十一



造道橋料重望依舊返給伴田以為勸學田  
又式云學生不住寮家者不得薦舉者比年  
雖有此式不能施行者依學生之無食也今  
須嚴勅博士及寮頭等諸道學生雖有才藝  
不直寮家者不得貢舉如此則挑兮之徒歸  
我國曹皇矣之士列彼周行

一請減五節妓負事

右臣伏見朝家五節舞妓太嘗會時五人即

皆預叙位其後年々新嘗會四人無預叙位  
之例由是至于太嘗會之時權貴之家競進  
其女以充此妓尋常之年人皆辭道可闕神  
事爰有新制令諸公卿及女御輪轉進之其  
費甚多不能堪任伏案故實弘仁承和二代  
尤好內寵故遍令諸家擇進此妓即以為選  
納之便也諸家僥倖天恩不顧糜費盡財破  
產競以貢進方今聖朝修其帷薄立其防閑

此等妓女舞了歸家無預燕寢然則此妓數人遂有何用重案舊記昔者神女來舞未必有定數四五人伏望擇良家女子未嫁者二人置為五節妓其時服月料稍令饒給節日衣裝亦賜公物若貞節不嫁經十箇年者即預女叙聽令出嫁若願留侍者預之於藏人之列即擇置其替人亦如前年一請依舊增置判事負事

右臣伏案職負令大判事二人中判事二人少判事二人皆掌決斷人罪也然而近古以來大判事一負常用律學之人其外五人未必任明法之輩焉故去寬平四年有詔省件大判事一人中判事二人小判事一人唯置大小判事各一人然猶大判事獨用法家小判事亦非其人今案事意此詔之旨竊有疑惑何者聖主之政刑法為大昔臯陶以大賢

為理官。帝舜猶誠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光  
武以明察詳刑獄。桓譚亦奏云。法吏愛增刑  
開二門。然則疑獄之斷。古今所難。而今總萬  
民之死生繫之於一人之唇吻。括五刑之輕  
重決之獨見之讞書。已乖閔實之理。恐貽濫  
罰之科。近曾安藝守高橋良成之罪。大判事  
惟宗善經處之。違流以禦螭魅。奏下已畢。官  
符亦下。儻依刑部大錄粟田豐門之駁議。良

成之身。幸蒙赦免。朽骨再肉。遊魂更歸。然則  
法律出入。難可取信。天下喁喁。莫不危懼。伏  
望依舊置判事六人。皆擇明通法律者。補任  
之。使之俱議科文。詳定修章。各愷其意。然後  
奏聞。如此則怨獄永絕。罪人自甘。不待扶南  
之鱈魚。豈用堯時之獬豸。

一請平均充給百官季祿事

右謹案式條二月廿二日。八月廿二日。於大

藏省可給百官春夏秋冬季祿而此年依官  
庫之乏物不得遍賜由是公卿及出納諸司  
每年充給自餘庶官則五六年內難給一季  
料伏案事意上下分階故祿之多少各異閑  
忙殊務故物之精麤不同至干頒賜宜無差  
別豈可俱勤王事別置偏照之官同列周行  
或此輟國之俗乎伏望若可給季祿者先計  
物多少公卿百官一日遍給一如式文若官

庫無物者同亦不賜無有偏頗如此則鴈鳩  
在桑均哺養於七子單醪投流期酣醉於三  
軍

一請停止依諸國少吏并百姓告言訴詔  
差遣朝使事

右臣伏以牧宰者分萬乘之憂受一方之寄  
守六條之紀綱為兆民之領袖故漢宣帝云  
與朕共理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必須擇用其

才尊崇其職重官威而厭民心捨小瑕而責大成而比年任用之吏或結私怨以誣告官長所部之民或矯公事以怨訴國宰或陳犯用官物之狀或訴政理違法之由此等條類千緒萬端於是朝家收其告狀發遣使人使人到國未問事之虛實不辨理之是非偏依使或每事准擬領其印鑑嚴其禁錮即以官長之貴與小吏賤民比肩連口受其推鞠若

辭對之間纖芥有違則立加縲紲便填牢柱若亦雖告訴之旨事皆不實而威權已廢政令不行爰隣境百姓轉相見聞即各輕侮其官長不肯服從其政教傷化之源無甚於此况亦理劇之任廢務多端曉夕僊俛猶有不遑而今朝使推問之間被停釐務多歷旬月空廢治政縱雖免賊吏之名而猶成任中之息秩滿之日遂拘解由如此則多致公損徒

滅良吏助此誑人報彼私怨也前年阿波守  
橘秘樹肅清所部底慎貢勒王之誠當時第  
一必須殊加獎擢以勵俊良而依小民之評  
告降朝使之廉問雖事皆虛詐告人逃亡已  
而秘樹之身亦為廢人如此則知耻之士誰  
莫為吏乎方今時代澆季公事難濟故國宰  
之治不能事々拘牽正法故或有枉尺而直  
尋者或有失始而全終者昔者龔遂為渤海

守奏曰請勅丞相御史且勿拘臣以文法令  
得便宜從事又本朝格云國宰反經制宜動  
不為已者將從寬恕無拘文法者伏望此等  
告言誹訟除謀反大逆之外一切停止朝使  
專附新司若實有犯過者具載不與解由狀  
勘判之後即下刑官論其罪科或難云凡厥  
貪吏之盜官物宜速加糾察也若待其任終  
恐倉庫無餘答云令假令有人告申吏盜贓

爰太政官即馳輕騎晝夜兼行禁遏其奸者  
事若可爾而今訢人告狀歷三審之程得案  
下之比擇定使人之間裝束行程之限事自  
彌留度歷年紀其間若有心盜犯者豈遺遺  
一粒乎然則與彼附後司有何分別況此牧  
宰等身出帝簡志報朝恩非唯求立績於明  
時亦皆念垂名於後代者也故比年陷此罪  
者皆為公謀功未成之間俄被告言而已未

曾有自犯入已之人焉靜尋其意誠是公罪  
也伏望斷是寰天旒照其可否

一請置諸國勘籍人定數事

右謹檢案内三宮舍人諸親王帳內資人諸  
大夫命婦位分資人諸司勘籍人諸衛府舍  
人式兵二省載季符者一年四季之內稍及  
三千人又略計本朝課丁除五畿內陸奧出  
羽兩國及宰九箇國之外不滿卅萬人就中

本朝文粹卷二  
四十四  
大半是無有身然則見課丁纔有十餘萬人  
今十餘萬人中每年除三千人之課役傍薄  
而論之未盈四十年天下之人皆可為不課  
之民然則國宰令何人備進調庸乎由是國  
宰奉行蠲符即除富豪見丁之課役更以無  
實課丁括出計帳故例進調庸自然無可徵  
之門然則調庸難備曾非國宰之怠也都是  
蠲符猥濫之所致也而今依此怠遂為未得

解由豈不悲乎或難云三官舍人帳內位分  
資人等古來所充給也然而累代蠲符無有  
此妨今至當時何出異論答云凡諸勘籍人  
等符損符蠲符通計可載蠲符具在式條而  
今比年所下蠲符之損百入之中無符蠲丁  
人又近古諸家一得資人無復改補而比年  
補資人後即遷轉三官及諸司內考重復改  
請於是三省史生書生等因緣為奸或不觸



本主不依國解爲稱勘籍獨載季符其尤甚者本主未補一人省底已盈其數如此奸濫即以加倍公損之甚無過於此伏望件等勘籍人隨國大小每年立其定數大國一年十人上國七人中國五人小國二人以載蠲符此外不得加增一人又舊例近江國一年免百人丹波國免五十人兩國凋殘職此之由今須因准此例近江國減定十人丹波國減

定七人又勘籍解文必二通進官其一通留官底一通加外題即下式部省省進季符之日與官底解文勘合然後請印又蠲符所載多符損少符蠲者勘返不得請印但京戶五畿內不拘此制莫也調庸易納牧宰無煩一請停以贖勞人補任諸國檢非違使及弩師事

右諸國檢非違使掌糾境内之奸盜禁民間

之凶邪。然則國宰之爪牙。兆庶之街策也。必  
須明習法律。兼詳決斷。而今任此職者。皆是  
當國百姓。納贖勞料者也。徒費公俸。不堪差  
役。空帶其名。曾非其器。亦猶如畫餅不可食。  
木吏不能言也。伏望監試明法學生。宛任職  
職。其試法一如明經國學之試。國中追捕及  
斷罪。一向委此檢非違使。猶如京下有判事  
及檢非違使也。又緣邊諸國。各置弩師者。為

防寇賊之來犯也。臣伏見本朝戎器。強弩為  
神。其為用也。短於逐擊。長於守禦。古語相傳  
云。此器神功。皇后奇巧妙思。別所製作也。故  
大唐雖有弩名。曾不如此器之勁利也。臣伏  
見陸奧出羽兩國。動有蝦夷之亂。大宰管内  
九國。常有新羅之警。自餘北陸山陰南海三  
道濱海之國。亦皆可備隣寇者也。而今件弩  
師。皆充年給許。令片賣。唯論價直之高下。不

問才伎之長短。故所充任者。未知軍器之有  
弩。况曉機弦之所用乎。假令天下太平。四方  
無虞。猶宜安不忘危。日慎一日。况萬分之一。  
若有隣寇挑死者。空懷此器。孰人施用乎。伏  
望令六衛府宿衛等。練習弩射之術。試其才  
伎。隨其功勞。充任件國弩師。然則人才適名。  
城戎易守。

一請禁諸國僧徒。濫惠及宿衛舍人凶暴。

事

右臣伏見去延喜元年。官符已禁權貴之規  
錮山川。勢家之侵奪田地。受州郡之枳棘。除  
兆庶之蠶蟹。吏治易施。民居得安。但猶凶暴  
邪惡者。惡僧與宿衛也。伏以諸寺年分。及臨  
時得度者。一年之內。或及二三百人也。就中  
半分以上。皆是邪濫之輩也。又諸國百姓逃  
課。復連租調者。私自落髮。猥著法眼。如此之

本朝文粹卷二  
四十七  
輩積年漸多天下人民三分之一皆是禿首  
者也此皆家畜妻子口啖腥膻形似沙門心  
如屠兒况其尤甚者聚為群盜鑄錢貨不  
畏天刑不顧佛律若國司依法勘糺則霧合  
雲集競為暴逆前年攻圍安藝守藤原時善  
劫略紀伊守橘公廉者皆是盪惡之僧為其  
魁帥也縱使官符遲發朝使緩行者時善公  
廉皆為魚肉也若無禁懲之制恐乖防衛之

方伏望諸僧徒有凶盪者登時追捕令返進  
度緣戒牒即著俗服返附本役又私度沙彌  
為其凶黨者即著鉗鈇駢役其身又六衛府  
舍人皆須每月結番曉夕警備當番陪侍兵  
欄佗番休寧京洛東西辨解町若有機急者  
又須當番他番俱勤防衛而今件等舍人皆  
散落諸國或在千里卸驛之外百日行程之  
境豈得門籍編名宿衛分番乎此皆部內強

本朝文粹卷二  
四十九  
豪民間凶暴者也。國司依法勘紀其事，則駿奔入洛，即納錢貨，買為宿衛，或帥徒黨而劫困國府，或奮老拳以凌辱官長，凡厥蠹害，非唯疥癬。夫以選置衛卒者為備警急也，而今遠在甸服，不居京畿，縱令皇都無虞，則此輩何用？若有急者，奔赴無及，然則徒為諸國之豺狼，曾非六軍之驅虜。望請諸衛府舍人充捕之後，不得歸住本國。若有寧歸者，各限暇

日，取本府牒附送國衛，不得限外留連。若猶懈緩不還者，國宰且解其職，且錄事狀牒送本府。如此，則後臂比肩於門，攔狗吠，休警於州壤。

一重請修復播磨國魚住泊事

右臣伏見山陽西海南海三道舟船海行之程，自標生泊至韓泊，一日行。自韓泊至魚住泊，一日行。自魚住泊至大輪田泊，一日行。自

大輪田泊至河尻一日行此皆行基菩薩計  
程所建置也而今公家唯修造輪田泊長廢  
魚住泊由是公私舟船一日一夜之內兼行  
自韓泊指輪田泊至于冬月風急暗夜星稀  
不知舳艫之前後無辨濱岸之遠近落帆棄  
楫居愁漂沒由是每年舟之蕩覆者漸過百  
艘人之沒死者非唯千人昔者夏禹之仁罪  
人猶泣况此等百姓皆赴王役乎伏惟聖念

必應降哀矜者也臣伏勘舊議此泊天平年  
中所建立也其後至于延曆之末五十餘年  
人得其便弘仁之代風浪侵齧石頹沙漂天  
長年中右大臣清原真人奏議起諸遂以修  
復承和之末復已毀壞至于貞觀初東大寺  
僧賢和修菩薩行起利他心負石荷鍤盡力  
底功單獨之誠雖未畢其業年紀之間莫不  
蒙其利賢和入滅稍及三十年人民漂沒不

可勝計官物損失亦累巨萬伏望差諸司判  
官幹了有巧思者今修造件泊其新物充給  
播磨備前兩國正稅莫也早降聖朝授手之  
仁令脫天民為魚之歎凡厥便宜具載去延  
喜元年所獻意見之中不更重陳

延喜十四年四月廿八日從四位上行式  
部大輔臣三善朝臣清行上封事  
一封事三箇條

一請禁奢侈事

管原文時

右俗之凋衰源自奢侈不塞其源何救其俗  
方今高堂連閣貴賤共壯其居麗服羨衣貧  
富同寬其製官途締交之儲窮陸海而盡珍  
私門求婚之饋剪綾羅而敷器富者傾產業  
貧者失家資然而且愁且好所以不息者一  
思容身一難免俗耳是故雖明詔頻降嚴禁  
無緩而積習生常流道志還令天下愚夫愚

婦謂風教而為不宣謂霜科而為無用伏望  
重勅有司更張舊法若致容隱殊加譴責抑  
朝廷所行者從制猶遲人若所好者承指盡  
速故書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傳曰上之所  
為人之所歸昔吳主好釵客百姓多瘵瘡楚  
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夫餓與瘵者是人  
所厭然尚不嗜味不避危者唯欲從上之好  
也况於救弊之謀何有違命之輩乎伏惟米

楮土階清風扇于古損膳減服紫泥新於今  
猶願內彌親儉外摠遏奢見其僭侈者則惡  
之聞其節儉者則喜之天下將知其去奢而  
好儉誰敢費已財逆君心者哉斯實所以不  
禁而止不令而行也然則浮偽之俗自改敦  
瘡之化可成

一請停賣官事

右量能授官官乃理擇材任職職乃循若不



量而授不擇而任則人謂之謬矣俗為之衰  
已方今授任之道非不正黜陟之規非不明  
然時有以財官入矣公家以為助國用衆庶  
以為輕天工於是功勞之臣自退聚斂之輩  
爭進至於冷彼暴客猶民殉不義之富彌深  
慮於貪殘良吏曹子企無厭之求更薄情於  
宦學望其化盛治平不亦難哉昔館陶公主  
為子求即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

重薄位者為其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降遠  
相靈之右初開占賣之官皇綱遂紊王業已  
衰歷訪漢家之典略考皇朝之記未有賣官  
而敦俗鬻職而安民者矣伏望早改彼澆時  
之政令返於淳世之風若憂國用則每事必  
行儉約若行儉約則何因可乏貨財欲利之  
源從此暗滅廉正之路自然開  
古一請不廢失鴻臚館懷遠人勵文士事

右鴻臚館者為外賓所置也。星律多積雲構  
類類項年以來。堂宇欲盡。所司不能修造。公  
家空以廢。志禮曰。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壞必  
有。水敗以舊禮無所用。而去之。必有亂患。恐  
彼歸化之國。慕德之卿。得風聞於萬里。成狐  
疑於兩端。一以為君恩薄。而無懷柔之情。一  
以為國用乏。而無舍弘之力。加之國家故事。  
蕃客朝時。擇通賢之倫。任行人之職。禮遇之

中賓主鬪筆。又拔諸生能文者。令預餞別之。  
席因茲。翰苑銳思之士。無不以對蕃客為其  
心期。方今詞人才子。顧相誠曰。人命有限。世  
途難拋。何徒勤苦於風月之間乎。請見鴻臚  
館之不可復為文場矣。昔子貢欲去告朔之  
餼羊。仲尼不許。以為羊在。猶所以識其禮也。  
今陳不廢此館者。蓋亦為文章道焉。夫文章  
者。王者所以觀風俗。厚人倫。感鬼神。成教化。

也無真而飛無脛而至敵國見之而知有智者故憚而不侵殊俗開之而覺有賢人故畏而自服魏文帝所謂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者也伏望深圖遠慮勿廢失此賓館然則遐方不離心文士無倦業是則示海外以仁澤之廣耀天下以威風之高也

以前封事依去天曆八年七月廿七日綸旨上奏如右臣素不達改道之要只空竊

儒士之名詔是難逃義苟無隱遂忘罪責敢獻狂言臣文時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天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從五位上行右少辨臣菅原朝臣文時上

本朝文粹卷第二終

